



乌 伦敦 UnLunDun

[英] 柴纳·米耶维 著 China Miéville 吴宜洁 译

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

伦敦
LONDON

[英] 柴纳·米耶维 著 China Miéville 吴宜洁 译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伪伦敦 / (英) 米耶维 (Miéville, C.) 著 ; 吴宜
洁译. —重庆 : 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1.1

书名原文 : Un Lun Dun

ISBN 978-7-5624-5892-0

I. ①伪… II. ①米… ②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
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265169号



伪伦敦 wei lundun

[英] 柴纳·米耶维 著

吴宜洁 译

责任编辑 孔新人

装帧设计 吴新征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 邓晓益

社址 (400030)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(A区) 内

网址 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: 880 × 1240 1/32 印张 : 12.25 字数 : 210千

2011年3月第1版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5892-0 定价 : 32.00元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

版权所有,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 违者必究

目录

序 曲 / 1

第一部 札娜和狄芭 / 3

- 1 彬彬有礼的狐狸 / 5
- 2 征 兆 / 6
- 3 烟雾来袭 / 11
- 4 夜里的凝视者 / 14
- 5 进入地窖 / 17

第二部 不在克尔本 / 21

- 6 垃圾堆 / 23
- 7 市集日 / 27
- 8 针包头 / 31
- 9 地方地方 / 36
- 10 观 点 / 39
- 11 大众运输 / 42
- 12 安全驾驶 / 46
- 13 公车上的交锋 / 52
- 14 烂虫攻击 / 55
- 15 一种快递 / 58
- 16 困 境 / 60
- 17 在高处 / 63
- 18 高高低低 / 66
- 19 畏畏缩缩的桥 / 70
- 20 欢 迎 / 73
- 21 不可思议的办公室 / 76
- 22 历史课 / 78
- 23 痕迹的意义 / 83

- 24 奇变陡生 / 87
- 25 上瘾的敌人 / 89
- 26 开开关关 / 91
- 27 伞 墙 / 95
- 28 实验室 / 97
- 29 藏在锅里的希望 / 100
- 30 道 别 / 103

第三部 伦敦或伪伪伦敦 / 109

- 31 净化空气 / 111
- 32 纪念品 / 114
- 33 乖乖重回日常生活 / 117
- 34 好奇心及其果实 / 117
- 35 对话与真相大白 / 119
- 36 打哑谜 / 122
- 37 勇往直前 / 125

插 曲 书梯 / 127

第四部 战时生活 / 131

- 38 深不见底的书目 / 133
- 39 实地查核 / 134
- 40 往幽灵去 / 138
- 41 都会大草原的猛兽 / 140
- 42 幽灵和鬼屋 / 142
- 43 闪烁的街道 / 146
- 44 死后的官僚体系 / 148
- 45 暴 雨 / 151
- 46 老朋友 / 155
- 47 另一位跨域人士 / 158
- 48 露出马脚 / 162

第五部 审讯 / 167

- 49 捆绑 / 169
- 50 吸毒气的人 / 173
- 51 火里逃生 / 178
- 52 当局的怀疑 / 180
- 53 仓皇逃离 / 185

第六部 叛徒的追寻 / 187

- 54 十字路口 / 189
- 55 侮辱的分类 / 193
- 56 音信隔绝 / 197
- 57 安静的脱口地 / 199
- 58 触 垒 / 202
- 59 专制的长舌公 / 204
- 60 长篇大论 / 208
- 61 雇用帮手 / 213
- 62 走入森林 / 218
- 63 河流的源头 / 221
- 64 雄鸟老大 / 225
- 65 冒烟的死人 / 229
- 66 跳过历史阶段 / 232
- 67 武器首选 / 236
- 68 紧追不舍的官员 / 239

第七部 武器与女孩 / 243

- 69 势均力敌 / 245
- 70 蜘蛛网大厦 / 248
- 71 神职人员 / 251
- 72 黑寡户的真面目 / 254
- 73 非比寻常的社会生态 / 258
- 74 钓蜘蛛 / 261
- 75 无有室 / 265

- 76 雾中居民 / 269
- 77 果实 / 274
- 78 夜之眼 / 279
- 79 建设性的军火 / 282
- 80 会师 / 288

第八部 战之夜 / 295

- 81 特种小艇队 / 297
- 82 万缕千丝 / 302
- 83 漂流草 / 305
- 84 穿越后院 / 309
- 85 六人行 / 313
- 86 意外攻势 / 318
- 87 说服 / 321
- 88 致命的窗景 / 324
- 89 复仇的男人 / 327
- 90 一针一线 / 330
- 91 反击 / 335
- 92 异端审判的大火 / 338
- 93 脱皮 / 342
- 94 阴森森的天空 / 347
- 95 什么都没有 / 350
- 96 六弹枪 / 350
- 97 重组阵容 / 352

第九部 回家 / 357

- 98 英雄 / 359
- 99 记忆 / 365

终 曲 / 369

致 谢 / 373

附 录 / 375

推荐导读 (林翰昌) / 377

序 曲

在一栋寻常建筑物的寻常房间里，一个男人正坐在桌前，研究着非常不寻常的理论。

男人身旁尽是装着鲜艳化学物质的瓶瓶罐罐、图表、测量工具、堆积如山的书本。他把一本本书摊开互叠、交叉对照，仿佛同时阅读好几本。他时而思索、时而在笔记上涂涂改改，然后又埋头查阅历史、化学或地理。

除了沙沙的写字声、间或吐出的呢喃，他一语不发，手边的工作显然十分棘手。从他的自言自语和草草写下的惊叹号，可以看出研究正徐徐进展。

他好不容易才达到目前的进度，于是太过专心，好一阵子才发现周遭的光线未免暗得太快了。

诡异的黑暗正袭上窗户，四周静得古怪——不只没有噪声，而是一种具威胁性的死寂。

椅子上的男人终于抬起头，缓缓放下笔，转过头。

“哈啰？”他说，“教授？是你吗？是部长来了吗？……”

没有任何回应，走廊上的灯光依旧越来越暗。透过门上的雾面玻璃，能看出黑暗正一点一滴成形。男人缓缓起身，用鼻子嗅了嗅，眼睛瞪得奇大。

一根根烟须正从门底下涌进来，如触角般从缝隙一圈圈展开。

“原来……”男人喃喃说，“原来是你。”

对方依旧没有响应，但门外传来一阵似笑非笑的微弱呢喃。

男人咽了咽口水，往后退，随即又正正神色。他看着门边的烟越来越浓，如旋涡般朝他卷去。他劈手抓过笔记，忙不迭地把一张椅子拖到高高

的通风口下。他一脸恐惧，却不失坚定——或者说，他一脸坚定，却难掩恐惧。

烟不断逼近。他还来不及爬出去，四周又响起似笑非笑的声音。男人转身，朝门望去。



第一部

札娜和狄芭

ZANNA
AND
DEEBA

1 彬彬有礼的狐狸

错不了的——攀爬架后正站着一只狐狸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

“没错吧？”

操场上挤满小孩，一边跑一边把球踢进临时球架，灰色制服在风里轻轻拍动。游戏喧闹声中，几个女孩猛盯着狐狸。

“没错，它在看我们，”高个儿金发女孩说，她从杂草边缘可以清楚看见狐狸，“为什么它一动也不动？”她慢慢往它靠近。

一开始大伙儿以为那是只狗，因此边聊天边朝它走去。但走到一半，她们突然发现：那竟是只狐狸。

那是个秋高气爽、万里无云的早晨。大家都对眼前的景象感到不可思议，她们一步步逼近，狐狸却还是一动也不动。

“我以前也看过一只，”凯思一边低声说，一边将包包换肩，“那时我和我爸在运河旁散步，他说现在伦敦有很多狐狸出没，只是不容易看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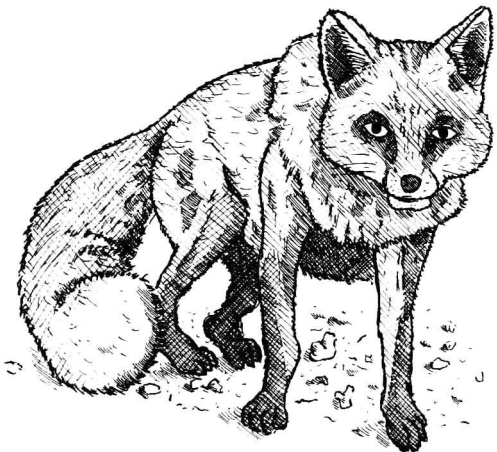
“它应该跑走才对啊，”凯莎不安地说，“我不敢走了，它牙齿好尖利。”

“这样才好吃你啊。”狄芭说。

“你说的是狼啦。”凯思说。

凯思跟凯莎定在后头，金发女孩札娜和她向来形影不离的伙伴狄芭，慢慢向狐狸接近。她俩越靠越近，等着看它慌忙将身体弓成动物特有的优美曲线，低头蹿入篱笆底下。但它却不动如山。

女孩从没看过这么镇静的动物。它一动不动，简直是不可思议地定格了。她们模仿卡通里的



猎人逐步接近攀爬架，动作夸张地蹑手蹑脚。

狐狸彬彬有礼地看着札娜摊开掌心，对它伸出手。狄芭皱起眉头。

“没错，它的确在看。”狄芭说，“但不是在看我们，是在看你。”

札娜（她讨厌自己的名字苏珊娜，尤其讨厌“苏”这个字）一年前搬到这个新社区，第一天往坎尔本综合学校的路上时，狄芭就让她笑了——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从此以后，札娜走到哪儿，狄芭就会出现在哪儿。札娜身上有着引人注意的特质：她在运动、学业、舞蹈等方面均表现中上，但这些不是重点，因为纵使成绩不差，也称不上出类拔萃。她身材高挑、外貌出众，可她从不招摇，反而尽可能保持低调就无法不引人注目了。要不是她个性随和，这种特质可能会给她惹来不少麻烦。

即使是跟札娜同一伙的女孩，有时还是会觉得她有点难应付，她们仿佛不知该怎么与她相处。连狄芭也不得不承认，札娜真的太爱做白日梦了。她会突然盯着天空出神，还会忘记自己刚刚的话讲到哪儿。

但在那一刻，她却全神贯注地思考着狄芭说的话。

札娜忽然双手叉腰。这么突然的动作，也没把狐狸惊得跳起来。

“真的，”狄芭说，“它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你。”

札娜和狐狸略带狡猾的眼神交会。所有围观的女孩仿佛都跟它一样失了神，直到上课钟声打破僵局，她们才如梦初醒地眨眨眼睛，面面相觑。

狐狸终于动了。它的眼睛依旧凝视着札娜，点点头后便跳走了，瞬间消失无踪。

狄芭看着札娜，低声地说：“越来越怪了。”

2 征兆

接下来一上午，札娜一直躲着朋友。排队领午餐时她们终于再次相逢，她却没好气地赶她们走，大伙儿只好顺着她。

“算了，”凯思说，“她大概心情不好。”

“是糟透了。”贝克丝说，说完大家便大摇大摆离开，只有狄芭

留下。

她没开口跟札娜说话，只是若有所思地望着她。

下午放学时，狄芭特意等着札娜。札娜本来打算直接冲出去，却还是被狄芭逮个正着。她一把挽住札娜的手臂，札娜佯装生气，撑不了多久便宣告破功。

“噢，狄芭…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她说。

她们走向一起居住的社区，往狄芭家走去。狄芭家人的热情健谈虽然有时不免吵闹又无厘头得令人抓狂，但大致来说很适合当作任何讨论的背景音效。一如往常，街上的人直盯着这两个人看，因为她们看起来是很逗趣的组合：狄芭比她纤瘦的朋友矮胖，仪容不整，没扎马尾，一头乌溜溜的长发就这么随意披散。札娜却总是把一头金发一丝不苟地束在脑后。她一路沉默，狄芭则叽里呱啦地问她有没有事。

“哈啰，瑞宣小姐。哈啰，慕恩小姐，”两个人走进门时，狄芭的爸爸从沙发上轻快地招呼着，“刚刚都在干吗？小姐们要喝杯茶吗？”

“亲爱的，”狄芭的妈妈问，“今天过得好吗？札娜，你呢？”

“瑞宣先生、太太好。”札娜说。她和往常一样，对着在沙发上向她微笑的狄芭父母挤出一抹既局促又高兴的笑容。“我很好，谢谢。”

“别吵她啦，爸。”狄芭一路把札娜拉进房里，“不过茶还是要的，拜托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今天什么事都没有吗？”狄芭的妈妈问，“什么新闻都没有，你今天竟然一片空白！太令人惊讶了！”

“还好啊，”她说，“老样子嘛，对吧？”

狄芭父母赖在沙发上一搭一唱，对她每天生活总是一成不变的处境深表关怀。狄芭翻翻白眼，把门关上。

她们坐了好一会儿都没有说话。狄芭涂着唇膏，札娜只是坐着。

“我们该怎么办，札娜？”狄芭终于开口，“最近怪事连连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札娜说，“真的越来越严重了。”

说不清一切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但至少已经持续了一个月。

“记得我看到云的那次吗？”狄芭说，“那朵长得像你的云？”

“那是几个礼拜前的事，从没看过那种怪东西。”札娜说，“说说具体一点的事好了。今天那只狐狸、那个女人、墙上的东西、那封信……”

一切是从初秋开始的。那天，她们在玫瑰咖啡馆。

门开时没人特别注意，直到她们发现来人竟悄悄站到她们桌旁，她们才纷纷转头注目。

那个人身穿公车司机制服，帽檐朝气十足地向上扬起，咧嘴向她们笑着。

“抱歉打扰了，”那女子说，“希望你别……看到你本人真是太兴奋了！”她对大家微笑，但只对札娜说话，“我就想对你说这句话。”

女孩们惊讶得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。札娜还来不及挤出回应，凯思就迸出一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狄芭早就笑起来，但那女子不以为意，还说了个莫名其妙的词。

“史瓦纪！”她说，“我听说你会出现在这里，本来还不相信。”她又笑了笑，便径自离开了，留下一桌女孩不以为然地放声狂笑，直到服务生跑过来请她们控制音量。

“疯子！”

“疯子！”

“根本就是疯子！”

如果只是这样，那天的事不过是伦敦街头又一则见怪不怪的奇人趣事——但事情并非如此。

几天后，狄芭和札娜经过横越艾佛森路的旧桥下时，抬头一望，在一个高得不可能有人摸得到的鸽子窝后面，看见一片潦草涂鸦，用鲜黄色油漆写着：札娜万岁！

“天哪！大概有谁也叫札娜吧，”狄芭说，“否则就是你的手特别长，要不就是有人疯狂爱上你了，小札。”



“闭嘴。”札娜说。

“我是说真的，”狄芭说，“你老说没人跟你同名，这下你可要出名了。”

过了一些天，全伦敦鞭炮满天飞的烟火节隔日，札娜闷着头踏进学校。

原来，有一个邮差特地在她家门外等，一看到她，便连忙塞给她一封匿名信，然后一溜烟就跑掉了。札娜犹豫一番才把信拿给狄芭看。

“不准说出去，”她说，“你发誓？”

当轮子转动时，狄芭读道，我们期待与你见面。

“谁写的？”狄芭说。

“我要是知道，就不会这么抓狂了。上面根本没贴邮票。”

“有邮戳吧？”狄芭问，“这样不就知道是从哪里寄来的？这字是‘为’？和‘仑’？而这个……我猜是‘敦’。”其余都看不出来。

“他还跟我讲话，”札娜说，“跟上次那个女人讲的一样。他说：‘史瓦纪。’我说：‘什么？’正准备追他，他就不见了。”

“那是什么意思？”狄芭问。

“还不只这样，”札娜说，“这里也有。”

那是一张方形小卡，卡上五颜六色的线条盘旋交织，绕成一个既古怪又美丽精巧的图案。狄芭仔仔细端详一番，发现那是一张疯狂版伦敦悠游

卡，还注明“一卡在手，伦敦境内一到六区的地铁、公车都畅行无阻”。

错综复杂的图案中央，仔仔细细地印着：札娜·慕恩·史瓦纪。

那时狄芭就劝札娜跟她爸妈说。她自己倒是一直信守承诺，没说出去。

“你告诉过他们吗？”狄芭问。

“我要怎么说？”札娜说，“我要怎么跟他们讲动物的事？”

近来几个礼拜，路边的狗常在札娜经过时，停下来望着她。有一次札娜坐在女王公园时，三只松鼠竟然从树上跳下，排队依序把小坚果、种子摆在她面前。只有猫没理她。

“太夸张了，”札娜说，“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而且我不能告诉我爸妈，他们一定会以为我脑袋有问题。搞不好我脑袋真的有问题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”她声音坚定得吓人，“昨天我看着狐狸时就是这样想的：一开始我很害怕，怕得不想讨论这件事，至少不想跟凯思她们讨论。但是不要再装作没什么发生，好吗？我真的受够了！如果真要有什么事，好吧，那就放马过来吧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窗外下着暴风雨，满天闪电雷鸣。人们不是躲入屋檐下，就是缩进外套在雨中穿梭。两个人透过狄芭房间的窗户，看着行人和雨伞缠斗得难解难解。

札娜回家的路上，跑过一个正在躲雨的女人身边。那女人牵着一只小得滑稽的狗，它一见她，立刻正经八百地蹲立起来。

它向札娜鞠躬。札娜看了看那只狗。然后，她做了件同样令自己讶异的事：她向它回礼。